

西
遊
補

西 遊 補

董 說 撰

*

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九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19)

開本 33.5"×46" 1/32 印張 11 $\frac{1}{16}$ 插頁 3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5000

定價 (7) 1.64 元

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

劉復

編者按：我們選劉復這篇文章放在這個附冊裏，是因為它材料還算詳備，對我們了解董說的生平，有一定參考價值。但文章的觀點，有些錯誤：第一，劉復依據遺傳論來論述董說，這是受左拉的自然主義文藝思想的影響，是錯誤的。第二，劉復認為董說有神經病，以致在研究他的著作時，『總不免給他鬧得眼花撩亂，糾纏不清。』並且認為『神經病對於他（董說）的學問方面是一個很大的打擊，對於他的文學方面究竟是福是禍，還在不可知之數。』這種看法，顯然是更錯誤的。董說在少年時代，即參加了復社，投身到民族民主鬥爭中；明亡以後，又遭受了異族的統治和壓迫，心情極為苦悶，為避禍起見，故有屢次易名，甚而至於想廢名以『余無名』為名，以及焚稿之事，可見董說是有強烈的民族觀點和正義感的，而這正是他寫『西遊補』的動機和主旨。劉復不從這方面來看董說，所以形成上述的錯誤。我們讀這篇文章時，就應該撇開劉復這種錯誤的論斷。

風景河山劫後灰，小菴豐草破書堆。

只應淨掃興亡恨，安穩蒲團入定來。

（嚴可均題呂海山畫董若雨漏霜苔帚遺像）

因爲校點了一部西遊補，心上就很想把作者董若雨一生的事跡，略略考證一下。但這考證的玩意兒，決不是我弄得來的；所以躊躇了好久，只是不敢動手。後承馬隅卿先生多多幫忙，把他所看見的有關董若雨的幾部書，一起翻了出來借給我，我才得勉強湊合成篇。但是『箍桶匠造屋』，總不免有左支右絀，貽笑大方之處，也只得付之於無可奈何了。

馬先生借給我的書是這幾部：

湖州府志，清光緒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）癸未印同治本。

南潯志，周慶雲纂本民國十一年壬戌（公元一九二二）刻，以下簡稱潯志。

豐草菴雜著五種，舊刻本。

董若雨詩文集二十五卷，康熙二十九年初刻，民國三年吳興劉承幹重印；內分四部：一、豐草菴詩集，以下簡稱詩集；二、豐草菴前集，以下簡稱前集；三、豐草菴文集，以下簡稱文集；四、寶雲詩集，附禪樂府，以下簡稱寶集。

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二。

一 若雨之生

董說，字若雨，明光宗泰昌元年庚申（公元一六二〇），生於浙江吳興之南潯鎮。

若雨是那一年生的，各書都沒有明說。但潯志卷五十四頁九引若雨棟花磯隨筆云：『癸歲多旱。癸酉十四歲（明思宗崇禎六年，公元一六三三），記亦無霖雨，更夏秋。』又俞樾春在堂隨筆，亦言『考汪謝城南潯志（舊志）：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（公元一六八六），年六十七。』（潯志卷五十四頁八引）以此推之，知若雨生於庚申。

若雨的生產在什麼地方，書上也沒有明說。但若雨後來所作詩文，每追述兒時情事，都只是本地風光，並沒有說到別處，我們不妨據此假定他的生產地是南潯。

二 若雨之家世

董氏是南潯的大族，所以各書都說若雨是『華閭懿孫』。

若雨的父親名叫斯張，潯志裏說：『董斯張，原名嗣暉，字然明，號遐周，又號借菴，道醇第六子，廩貢生（按：董志作原名嗣暉，譌）。清羸善病（汪志），獨行孤嘯（范志），自號瘦居士。於生計最拙，獨耽於書，手錄不下百帙。泛覽百家，旁通二氏。生平契厚，皆海內名士（汪志），如吳郡范長倩，雲間董元宰，同郡潘昭度，韓求仲，凌茗柯，沈千秋諸公，日與往還（范志），商榷著述（汪志）；而篤好論詩，與曹能始，吳北海，王亦房，韓人毅，范東孫，吳凝父，孫孟樸（范志），結社聯吟，力扶詩教。留心吳興掌故，一爲藝文補，一爲備志，伏牀咯血，猶兀兀點筆。年

四十三，崇禎元年（公元一六二八）卒。」（卷十八頁二三）

中國的文人學者，若然上代也是讀書的，他多少總要受到一點家學的影響。我們知道了若雨的父親是這樣的一個人，對於若雨將來所以能成爲若雨之故，就可以分外明瞭了。

若雨說：『說生八年稱孤兒』前集卷一（祭張夫子文）。按：若雨八歲，是明熹宗天啓七年丁卯（公元一六二七），比崇禎元年早一年。若雨自己的話總比較靠得住些，所以溥志中『崇禎元年』四字，頗有改正的餘地。

若雨棟花磯隨筆中有一節記他父親的聲音笑貌：『先借菴先生每品題翰墨，提着「新安大賈」四字，作書苑僮父目；而評人詩卷，或云「百穀體」，或批「兩字頭」，皆指惡詩。溥上王生者，業醫，從先生問草隸法，教且看八分古帖。月餘，王生作八分體一紙呈先人，先人笑曰：「吾不教汝寫八分字。」後王生小得草隸路頭』（溥志卷五十三頁一引）。這可見借菴是一個很孤介而且自視很高的人。若雨血液中，也傳受到了這樣的一種的脾氣。不過若雨研究學問，方面比他父親廣，氣魄比他父親大，所以兩相比較，借菴的脾氣的偏於狹，若雨的脾氣偏於狂；這就是他們父子兩人的不同處了。

借菴有著作十四種（溥志卷四十頁四五）：一，吳興備志三十二卷；二，弁山志輯一卷；三，廣博物志五十卷；四，吹景集十四卷；五，白法志一卷；六，夢歷；七，靜歡齋存草十二卷；八，靜歡齋遺文四卷；九，靈蒼一卷；一〇，古賦一卷；一一，文苑英華鈔四十卷；一二，增定唐詩品彙三十卷；一三，選采真社集；一四，吳興藝文補七十卷。

關於借菴的事，還可以在潯志中零零碎碎的找出不少；他所做的文章，也還有幾篇留存着；因其無關本文，不錄。

借菴是『道醇第六子』。

道醇是份的兒子，『字子儒，初名元功，字懋德，號龍山，癸未（明神宗萬曆十一年，公元一五八三）進士，……年五十二，……子六；嗣成，嗣茂，嗣昭，嗣昉，嗣暉，斯張』（潯志卷十八頁九）。

道醇有著作三種：一，董黃門稿一卷；二，韓文評鈔二十卷；三，龍山集一卷（潯志卷四十頁二）。

道醇的父親份，字用均，一字體化，號潯陽山人，環子，嘉靖丁酉（公元一五三七）舉鄉薦，次年成進士，官至吏部左侍郎，加工部尚書。後以事奪職爲民。萬曆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五九四）卒，年八十六（潯志卷十八頁九）。

份有著作四種：一，史記評抄四十卷；二，漢書評抄四十卷；三，後漢書評抄四十卷；四，泌園集三十七卷（潯志卷四十頁一）。

份的父親環，字良儀，一字臣儀，號翠榆，仁壽曾孫，父庠，正德中歲貢，年六十四（潯志卷十八頁八），著有翠榆集（潯志卷四十頁一）。

環的父親庠，字文序，『且耕且讀，足不入城府，構一丈室，吟嘯其間，額曰「時習齋」，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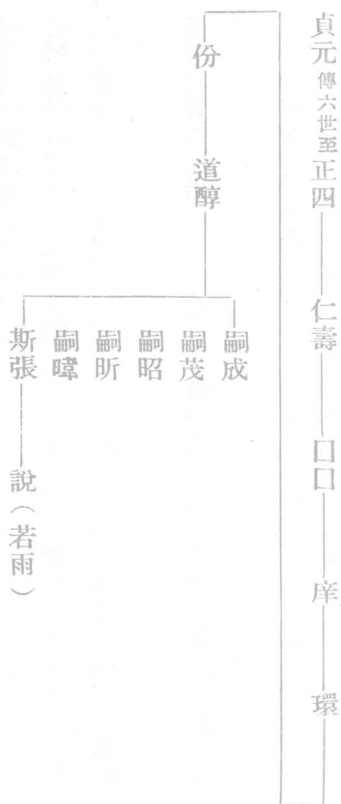
自號』(澤志卷十八頁八)。

庠的父親失考，其祖父仁壽，原名珏，又名辰壽，字子復，父正四。元末，父子相戒不仕。明興，三徵弗就，鑿石船以隱，曰：『石船爛，吾其仕矣！』(同上，頁四)。

仁壽有梅花詩一卷(澤志卷四十頁一)。

庠的七世祖貞元，宋政和中自海洲徙居烏程梅林里(澤志卷十八頁四)。

這樣，我們可以把若雨的家世畫出一張圖來：



三 若雨之幼年

詩集卷一有『故紙中忽見余八歲時手書梵冊，因讀先人示語，感而成詠』詩兩絕，(丁亥。若

雨二十八歲作）句云：『記得竹床殘暑後，枇杷樹下教心經。』自註：『余八歲時飯間谷大師，錫名智齡。』溇志卷十八頁二四：『幼時謁開元寺開谷大師廣印，錫名智齡。』又云：『出家又恐成虛話』，自註：『先人示語云：「自悔不早出家。」』又棟花磯隨筆中有一則云：『報國寺久廢，僧南林斷一臂，誓還舊觀。先借菴先生爲作緣起，後鬱成樓閣。南林者，寺古名，其爲字，所以誓也。余六七歲時，每新春及重九，借菴先生必命徧禮溪上諸院。至報國寺，則南公出具茗果；其昔年斷手，則臘而積藏。與余坐少頃，語修復寺殿，出臘手，亦笑亦泣，其語態至今可畫。……余薙染後，尙健理院事，沒數年耳。』（溇志卷五十四頁七引蠅鬚館詩話中所轉載。）又詩集卷十一有『夜坐』詩，『限孔，桶，董，總』四韻。（乙未，若雨三十六歲作），末句云：『不如課圓覺，癡比髮初總。』自註：『余兒時讀圓覺經。』這可見若雨後來出家，雖然別有原因，但在幼年，已經受到了很強烈的佛門的暗示了。

前集卷一有『趙長文先生乍醒草序』（庚辰，若雨二十一歲作），謂『先生以詩交先子三十年。及余師先生，先子每夜起坐，令童子覆誦日所讀書。覆誦日所讀書不一行二行，先子輒掩卷呼「童子休矣！毋勞苦！」且卽爲先生語，極樂也。而余童子時性不與諸子等，絕不好晚起；星燦燦，且櫛且沐。於是先子大憂，「兒若此，憊矣！」屬先生令晚起，久之勿改。屬先生苦余令晚起，顧先生勿忍苦余也。』這是若雨八歲以前的事，因爲到了八歲上，他父親就死了。

從這一段記載裏，可以知道若雨不但是個極聰明的孩子，而且是個極奇怪的孩子。大凡幼年時極聰明而且極奇怪的人，到年紀大了，總不免有些神經病的色彩。所以後來若雨一生的行動，和他

在文學上的表現，以及在學問上所走的路頭，都顯然是病態的，不是健全的。幸而中國還有『逃禪』一條路可以走得；不然，許多西洋作者所得到的自殺或發瘋的悲慘結局，恐怕若雨也不能倖免罷。

若雨早歲喪父，又無兄弟（前集卷二『吳羽三稿序』中說：『而僕無父無兄無弟，甚孤。』），所以他的幼年生活，是很淒冷的。他的親屬，只有一個母親；所以他對於他母親的感情特別好；『事母至孝，畢生孺慕不衰』（澤志卷十八頁二四）。

若雨少時『未嘗爲詩；爲古文辭』（詩集自序）。古文辭之外，所學的，是應制之文（同上）；『丙戌之秋，焚……十餘年應制之文無遺也。』丙戌是順治三年，公元一六四六，若雨二十七歲。所以『十餘年』三字，應作『十餘年前』講；若作『十餘年來』講，那是他到了明亡之後還在作應制之文，就與事實不符了。『年十四（癸酉，崇禎六年，公元一六三三），補弟子員，旋食餼』（澤志卷十八頁二四），這就是他學習應制之文所得到的一個結果。

四 若雨之著作

若雨研究學問，範圍很廣，筆又很健，所以著作極多；可惜流傳下來的，只有有限幾部。今依澤志卷四十所載，列目如後，並略加考證（澤志原文用大字，編號及新加考證用小字）：

一 易發八卷。

前集自序謂『著易發，則丁亥戊子之書也。』丁亥戊子爲若雨二十八九歲。

四庫存目云：『其論易專主數學，兼取焦京陳邵之法，參互爲一，而推闡以己意，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。其研索具有苦心，而究不免失之雜。如「飛龍訓」一篇，歷引堯禹周孔，謂皆以飛龍治萬世，而復舉圓覺道德二經，以爲釋迦老子亦然，未免援儒入墨。又「黃鸞河洛徵」謂黃鸞一聲，卽河洛之全機大用；「杏葉飛龍表」謂黃鐘之律，爲杏葉之正位；其說皆近於怪誕。極其博辨之才，洗滌自喜則可矣，謂易之精奧在是，則殊不然也。』

二 易運。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庚寅，若雨三十歲。

三 周易十八爻未濟通輪表。

周易三十爻參天兩地表。

四 出震三易合表。

洪範變。

五 古詩緯。

詩發。

六 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丙申，若雨三十七歲。

七 周禮緯一卷。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丙戌，若雨二十七歲。

湖錄曰：『子樵述云：以周禮司空，原非散闕，攷工安補，何異續鳧。六官分職，原法周天，始於雲漢，循序順行，懸象著明，非可飾說也。』

八 左傳提一卷。

二 律呂發一卷。

一名律呂考。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丙戌，若雨二十七歲。

湖錄曰：『子樵述云：律記有二：有候氣之管，有和聲之管。候氣有十二月之消長，和聲有三分損益。黃鐘司天而主升，管長漸短；蕤賓司地而主降，管短漸長。又辨三鐘四清，作律呂考。』

三 六書發。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壬辰，若雨三十三歲。

湖錄曰：『子樵述云：先君以天下文字，皆歸六書。世以六者各分，有體無用；不知古之制字，或一字兼數義，或一音轉數音，循義而求，旁通無盡。形可該聲，事可括意；假借無常，轉注易變；作六書發。』

三 史記脈。

棟花磯隨筆云：『史記評本有三：

一丙子（若雨十七歲）本，已焚；

一癸未（若雨二十四歲）本；

此則丙申（若雨三十七歲）本也。

二 二代文獻。

一名夏殷文獻。文集卷一『雨道人家語』篇中有此目。『家語』作於丙戌，若雨二十七歲，則此書當是若雨二十七歲以前所作。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辛巳壬午，若雨二十二三歲。

書分職官，食貨，都邑，宮室，國名，羣禮，音樂，器服，雜記，喪制，兵制，刑法，災異，瑣徵，凡十四類；每類各分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。

行笈日涉錄曰：『曾從祖若雨先生著七國考，採摭賅博，兼有考核；卷帙未分，蓋書垂成而未編定也。』

四庫提要云：『是編載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，制度分……十四門，皆採摭諸書，以相佐證，略如「會典」之體。大致以戰國策史記爲本，而以諸子雜史補其遺闕。其所援引，如劉向列仙傳，張華感應類從志，子華子，符子，王嘉拾遺記之類，或文士之寓言，或小說之雜記，皆據爲典要；而月令所載「太尉」「大會」之屬，註者明曰秦官，乃反遺漏，未免去取不倫。又旣以七國爲名，自應始自分晉以後。而秦之寺人，上引車鄰；楚之兩廣，遠徵左傳，則於斷限有乖。新序載魏王欲爲中天之臺，許瑄諫止，未必實有其事，卽有之，亦議而未行。而魏「宮室」門中，乃出一中天臺。莊子載無盛鶴列於麗譙，蓋城闕之通名，非魏所獨有。乃於魏「宮室」中標一目曰麗譙。琴操載韓毅弑政之父，乃古來之常制，非韓所創，乃於韓「刑法」中標一目曰殺，亦嫌於苟益卷帙。至於秦水心劍事，本見續齊諧記，乃云白帖；秦舍晉侯於靈臺，本見左傳，乃云列女傳，亦往往不得其出典。觀其前後無序跋，而齊「職官」門註「封君，后妃附」，乃只有封君而無后妃，殆說未成之稟，偶爲後人傳錄歟。然春秋以前之制度，有經傳可

稽；秦漢以下之故事，有史志可考；惟七雄雲擾，策士縱橫，中間一二百年，典章制作，實蕩然不可復徵。說參考諸書，排比鈎貫，尙一一各得其崖略，俾考古者有徵焉。雖間傷蕪漫，固不妨過而存之矣。」

道光中，金山錢氏刊入守山閣叢書。

有自序，見前集卷二。

一六 豐草菴書譜

汪志云：「卽書目。」

詩集卷五有「題豐草菴書譜」詩（辛卯，若雨三十二歲作）云：「病來圖史喜偏增，竹架玲瓏疊數層。有日暫拋絳聽雨，他年終捨去爲僧。窗中磊磊西山石，閣外垂垂百歲籐。目錄編成空自惜，幾家傳得讀書鐙？」

一七

得書。

前集卷一有得書序，謂「董生年二十，家甚貧，不能裹千日糧，徧足跡天下；其性情憂愁，又不能久鬱鬱因此土也，於是謀所以重大澤者；凡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讀書於斯，得四十四人；而集其文，謂之澤書。」

一八

運氣定論一卷。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辛卯，若雨三十二歲。

四庫存目云：「是編凡四論八圖，辨素問所論運氣，當在六元正紀大論，原文久佚，故晉皇甫謐作甲乙經，隋全元起註素問，皆云亡失。唐王冰始私採陰陽大論七篇補之，詭云祕藏舊本。劉守真楊子建遞變其說，亦皆乖謬，因著此書以闢之。定以六氣爲經，五運爲緯；氣靜運動，上下周流；天始於甲，地始於子；數窮六十，循環無端。其說甚辨。然運氣之主病，猶之分野

之占天；以爲不驗，亦有時而中；以爲必驗，又有時不然。天道遠，人道邇。治病者求之望聞問切，參以天時地氣，亦足得其概矣，正不必辨無證無形之事也。」

汪志按湖錄曰：『子樵述云：以素問運氣，王猷諸人有訛謬，即以五運六氣相加，其氣自應，作運氣定論。』

一九 天官翼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癸巳，若雨三十四歲。

四庫存目云：『是編以章部紀元，元會運世立論，謂歷數出於卦爻，頗譏漢太初三統之失；所列「恆星過宮」「年干入卦」二表，以星次遞相排比，至帝堯甲子，適值張心昂虛四仲之中，與堯典中星相合，遂據以爲上溯下推之證。然天形轉運，積歲恆差，始自秒分，漸移度數；其遷流之故甚微，算學測驗星躔，隨時修改，尙往往有過疎過密之虞，不能與天行相應。說作是書，不著步算贏縮之法，但以長歷遞推，恐未免刻舟求劍也。』

二〇 天象編年

前集自序云：『集古今天官象緯，歲月可徵者，爲一書，曰天象編年。』

歲差考。

文音發一卷。

一名文音九辨，有自序（集中未見）。

前集自序云：『著文音發，則乙酉（若雨二十六歲）之書也。故余詩曰：「昔表文音在酉歲，輟筆亂離書未全。」』文集卷一『文音謚法解』云：『乙酉作文音辨，於是文章疾徐，清濁，高下，長短，各有定位。』

首昭陽夢史一卷，癸未（若雨二十四歲）作，有自序（見前集卷二）。

書中所記都是夢境，自三月朔日起，至十月戊子止，共三十一則。有幾則記得很有趣，如「身在高山，望見天下皆草木，了然無人，大驚呼號；思此草木世界，我誰與語；慟哭，枕上盡濕」（八月癸亥）。又「臨池割去首髮，髮墮水中爲魚。余乃涕泣裁尺牘寄嚴旣方云：「弟已墮髮爲魚，」書至「魚」字而寤矣，」（十一月甲寅。）

次非烟香法一卷，辛卯（若雨三十二歲）作。這是若雨所創的「蒸香」法，凡文六篇，外鷓鴣生自序一篇；其非烟香記，博山爐變，衆香評三篇及自序，並見前集卷三。

次柳谷編一卷，壬辰（若雨三十三歲）作。這是一本略帶考據性質的筆記，共六十三則。

次河圖卦版一卷，亦壬辰作；敘曰：「以錢代著，筮法荒矣，京房納甲，子午戾矣，三成長夜，策卦荒矣，作河圖版，明體用矣。」

次文章障一卷，甲午（若雨三十五歲）作。這是一部以佛參儒的書：雜採經傳語，用禪語釋之，凡三十則。（我看見的豐草菴雜著，只有以上五種，疑非完全本。）

次分野發一卷。據前集自序，是乙未（若雨三十六歲）作。

次詩律表一卷。湖錄曰：「子樵述云：先君以易失於圖亡，詩失於序廢。小序者，乃卜商氏受之於聖門三百篇之標準也；小序廢而詩亡矣。又以三百五篇，歌皆有譜，唐時猶存「關雎」一調，後併失之；「關雎」失譜，古樂無傳。今以音律考之，一篇之中，起調畢曲，各有定位；中間則有轉聲。如「關雎」，如「葛覃」，上以準起調，下以準畢曲也。商角徵羽，清濁遞

更；準字發聲，無不諧節；作詩律表。」

次漢鏡歌發三卷。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是丙申（若雨三十七歲）作。

四庫存目云：「是書取漢「鏡歌」十八章，反覆解說，首論大意，次論韻，次論音。其論韻則有伏，有擊，有進退，有同攝，有同母同入。論音本周禮三宮之說，按宮商角徵羽，篇分章位，章分句位，立說殊爲創闢。然沈約嘗言：漢鏡歌大字爲詞，細字爲聲。後來聲詞合寫，不復可辨，遂無文義可尋，但存其聲而已。自唐後樂府失傳，新題迭作，於是併聲而亦亡之。說不知聲詞合寫之源，而強爲索解，已迷宗旨。至鏡歌乃鼓吹之曲，但奏其音而不歌其詞，故十八章或韻或不韻，亦猶「風」「雅」皆有韻而「頌」不盡韻也。說一概強爲叶讀，非惟不知古音，併不知樂府體裁矣。」

湖錄云：「子樵述云：樂府鏡歌之法，可例以詩：部位既分，律呂可定；按其高下以辨元聲，如「妃，呼，豨，收，中，吾，堯，羊，飛，」凡有聲無義之字，卽篇中三轉聲之準也。以喉舌自然之音，應樂府鏗鏘之節，作漢鏡歌發。」

次樂緯一卷。

次掃葉錄一卷。

據前集自序，此書成於丙申，若雨三十七歲。

三——三六 林鬻子野語四卷。

這裏面包括四種小書：首堯天表，有小序；次離中緯；次寶鏡拈，有小序；次殘雪錄，有小序（據前集自序，